

CHINESE-MANDARIN

Advanced Course

MODERN GENERAL READINGS I

Lessons 1 - 14

March 1974

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

TABLE OF CONTENTS

Lesson	目 次	<u>Page</u>
1	篝火正旺.....李占恒	1
2	杏黄时节.....刘振华	7
3	“绿旋风”新传.....古 华	12
4	党小组长.....陈伟生	23
5	原则问题.....侯树槐	28
6	带路人.....朱敏慎	38
7	出山.....严里新	43
8	把关.....田昌安	47
9	火红的战旗.....竹青 聚之	54
10	飞在前面的僚机.....思义 凌玲	60
11	同心岭下.....张重阳	66
12	联防新篇.....郑浩豪	74
13	女锻工.....王浙英	80
14	风口浪尖.....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	86

篝火正旺

李占恒

边防五连指导员俞斌，参加政工干部集训回连已经十来天了。这些天来，他挨个到各执勤点走了走，看了看。用俞斌的话讲：这样做能使人耳聪目明，再抓工作，心里才有谱儿。今天听说三排搞雪地伏击演习，吃过午饭，他便快步赶路往三排去了。

俗话说：“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”。俞斌走了不一会儿，从嘴里、鼻孔里喷出来的团团热气便凝成了一层层霜花儿，冻结在皮帽四周，恰似一顶银白色的头盔戴在他那冻得通红的脸上。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不时地向远处张望。

“啪”，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，俞斌定神一看，只见一挂马爬犁飞快地朝自己驶来。一瞅那马的身架、毛色，俞斌断定是自己连的，可是那驭手是谁？华二永！瞧他那精神头儿多象一个车把式，谁会相信一年前他还是个没爬过高山，没踏过白雪的川西坝子上的少年娃娃啊！

“指——导——员——！”随着华二永的呼喊，那枣红马三蹶两跃蹿到了俞斌的面前。华二永腾地跳下爬犁，抢下俞斌的背包，亲热地问道，“指导员你走得好好快呀！累了吧？”

俞斌笑着说：“嘿！通共才这么点路，累啥！”

两人边说边上了爬犁，华二永把小鞭啪地一甩，一声“驾！”枣红马便跃上雪道，飞驰起来。

俞斌把华二永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他一身雪地伏击的装束：宽大的白斗篷裹着他那墩实的身躯，皮帽子扣得严严实实，脸上涂着防冻膏，袖头、裤脚、鞋带也都扎得紧梆梆的——看到这些，俞斌不由地想起大家说过的话：“要检查三排长季明的工作，看一看二永这面镜子就一目了然啦。”照这样看，三排伏击的物质准备还算不错呢。

“啪！啪！”枣红马跑得够快了，那四蹄扬起来的雪粉扑簌簌落了两人一身，可是华二永还嫌慢，一再催马加鞭。

“哎，天还大亮着呢，着哪份儿急呀。”

“嘿，从数九到腊八，咱排长领大家队了三十多天雪窝子，耐寒能力没问题，就盼着今晚演习，比试比试呢！”

“比试比试，有把握吗？”

“有啊——，用猎手的话讲：那是陷阱里逮孢子——手拿把掐！”

“噢，”俞斌心里一动，言外有意地说，“要是狐狸呢，老乡常说：‘狐狸精，狐狸精，见肉绕三圈，偷鸡不留声’，当心它咬你一口溜掉了。”

“那得看它落到谁的手里——咱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

篝火！”华二永把“最旺”二字说得格外脆亮。

俞斌不禁想起这次回连听到的一些反映，提到三排，大家称赞季明朝气蓬勃，把三排搞得挺红火，但同时又听支部的其他委员说，三排有人称自己是“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”。没想到在路上就真的听到了这句口头语，这句话引起了俞斌的警觉。他拿定主意，趁三排演习伏击的机会，到实地把情况好好摸一摸。

华二永敞开了话匣子：“咱排长这几天发动大家想点子、出主意，摆了十来个阵势，什么月牙阵、口袋阵、前堵后截阵……，任那匪特长上四个脑袋、八条腿，也休想偷越进国境！指导员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瞧好吧！”华二永啪地甩了两鞭，瞧他那脸上的喜兴劲儿，好象是在庆祝会上放爆竹。

忽地，华二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就是潜伏时间长了点，两个钟头，趴在那儿干挨冻。要是不潜伏，直接打冲锋多带劲；要是象钻山打围的猎手那样，脚上套副滑雪板该多安逸呀，那我保证头一个把俘虏抓过来！”说着他站起身来，“啪”又是两鞭，华二永的身子随着爬犁颠簸起伏，瞧他那张上透出来的得意劲儿，好象他不是坐在爬犁上，而是蹬着滑雪板在林海雪原里飞驰呢。

“瞧好吧，头一个！”俞斌仔细地品味着华二永的话，把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前前后后琢磨了几个来回，从前华二永大事小事都爱拔个尖，露个脸。一年来，在同志们的帮助下，踏实多了，还入了团。但入团才一个来月，怎么老毛病又犯了呢？俞斌不禁暗自叨念：“季明啊季明，二永这面镜子可

照出了你的问题呀！”

二

夜幕垂落了。翻越一架山梁，忽地从苍茫的山坳里跳出一团火花。枣红马不用加鞭便撒欢儿朝光亮处奔去。那火光映红了参天的青松、白桦……，映红了整装待发的伏击小分队。

俞斌跳下爬犁，季明跑步上前，高声大噪地报告：“三排伏击准备完毕，请你指示！”俞斌看了看表，离演习还有段时间，便说：“先叫大家过来烤烤火吧。”季明喊了声：“解散！”便抢先擦住俞斌的手。这当儿，俞斌把季明上上下下打量又打量，还是那块虎实实的身板，圆睁睁的大眼，只是脸膛被山风吹黑了，也瘦削了些——是呀，负责单独执勤点的工作，是要格外地操劳啊！

欢快的战士团团围住了俞斌，那热乎乎劲儿跟篝火似的，烤得俞斌心里头暖烘烘的。趁这工夫，他把一个个战士都打量了一下。嘿，每个战士都跟华二永一个装束，浑身上下拾掇得整齐利落，精神头儿鼓得足足的。俞斌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大概是俞斌的神采感染了季明，他看了看战士，又瞧了瞧篝火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指导员，你看这火候还算——旺吧？”

俞斌没有吱声，他想起华二永，便问道：“伏击的思想准

备怎样？”

“动员几次了，特别对小佟这样的新战士，反复讲了演习就是战斗！”季明明知道给俞斌汇报情况，必须有一般，有特殊，含糊不得。

“那么象二永这样半新不老的同志呢？”

“二永，他还算特殊对象？”季明明加思索便脱口而出，“没问题，这小子自打入团，就象入伏的包米，拔起节来咔嚓咔嚓响——干得满不错！”

这时只见华二永卸了爬犁，劈风踢雪地跑来，没站稳当，就说：“指导员，咱心焦似着火，急着要出击呀，你就下令吧！”

俞斌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目光移到季明的脸上，那意思是：听听你们排长咋指示？

季明明乐呵呵地说：“急什么？有你显身手的机会！到时候你跑快点，可要多捉几个俘虏，给咱这演习添彩哟。”

“没问题，瞧好吧！”说罢，华二永敬个礼，转身就跑了。——听听吧，季明明演习添彩，二永便打了保票，两个人都是一个想头！不怪人家说二永是季明的一面镜子，可是镜子里明明睁眼露地照出了一个“骄”字，季明明却被成绩晃花了双眼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！俞斌望着篝火思谋着：“看来响鼓也得重槌敲，这旺火更该添干柴呀！”

俞斌神情的变化，季明明看在眼里也没往心里去，他看了看表，便说：“指导员，该——”

“该添柴啦！”

“添柴？”季明明看了一眼燃烧正旺的篝火，心里纳闷儿，“演习该出发了，还添哪份柴呢？”

三

白桦谷地三面环山，一面傍水。小分队在谷地张开了口袋，摆下了伏击阵势。那小河便假定为界河，演习课目是：潜伏——围剿战术队形变换——俘虏。

此刻谷地是那样沉寂，唯有西北风撞击树林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。白桦林还是那样齐整，唯有林边的树墩、塔头杈子显得疙疙瘩瘩，凹凸不平。俞斌到阵地上察看，一个个里战士们伪装得十分严密，连脚印都用树枝扫平了，一个个队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俞斌确信，这会儿匪特上来，准备会瞪着两眼钻进口袋。可是季明的演习计划里，只准备潜伏两个钟头；有的战士也有急躁情绪，长时间潜伏的思想准备不足，想早点冲击、早抓俘虏。眼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把潜伏时间再延长它两个、三个、五个钟点，又会怎么样呢？

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，还差五分钟两小时的预定潜伏时间就完了，该显示情况了。俞斌没露声色，季明把嘴巴贴到他的帽耳上，小声地请示：“该显示情况了吧？”

“再延长一个钟点！”

“是，再延长一个钟点！”季明明想，指导员是拿高标准的面子来量咱们呢！量吧！别说一个钟点，就是象抗美援朝

的英雄那样，延长十八个钟点儿也没问题！俞斌跟季明并膀儿站着，他仔细地观察着季明的一举一动，注视着阵地上有一丝一缕的变化。这时西北风刮得更凶了，腊八的午夜多冷哪！雪沙子扑到脸上，象松针扎的那样疼痛。俞斌把手伸到季明的毛手罔子里摸了摸他那湿漉漉的汗手，又顺手递给他一副线手套，暗示他衬到里面。季明心里先是一热，马上他从俞斌这个行动里想到了阵地上潜伏的战士。这时，俞斌轻声告诉季明：“到阵地上看看！”

季明跟在俞斌身后，低姿匍匐前进，一个个检查潜伏情况。挨近指挥位置的十几个战士的装束、动作、精神头儿一项没有差错，个个符合要求。忽然俞斌匍匐前进的手触到一件东西，抓过来一看，是只狗皮大头鞋！把手伸进去试试，还暖和着呢，是谁不等冲击命令下达就换了鞋？俞斌侧身一看：是华二永！他的双脚已换上了胶鞋。俞斌赶紧把华二永的胶鞋脱掉，将他那双冰凉的脚塞到自己的毛手罔子里捂了捂，又重给他穿上大头鞋。华二永不能挣脱，也不敢吱声，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。俞斌想：要真延长一个小时，华二永岂不要把脚冻坏了？但他也并不感到意外。等季明赶上来，便把胶鞋递给他，两眼直盯盯瞧了季明一会儿。季明脸上火烧火燎的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，他真想好好批评华二永一顿：你不但没给添彩，反倒抹了一把灰！无奈这是潜伏……，又检查一段，发现小佟把指导员给他捂鼻子的毛巾扔到一边了，他本来就有点轻感冒，这会儿拿掉了毛巾，就开始流鼻涕了；还有几个战士就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

样欠起身子，要冲击，季明楞怔了。俞斌望了望不知所措的季明，心想：战斗不容许马虎从事，演习就要严肃认真！问题既然暴露了，就要迅速纠正！于是俞斌果断地决定：“阵地‘暴露’了，部队出现‘冻伤’，你要重新组织演习！”

“是！”

部队返回山坳。搭雪墙，点篝火，准备露营了。

季明安置妥当，便陷入了苦苦的沉思。俞斌正跟华二永、小佟，还有几个战士谈心呢。不一会儿，当俞斌走到他面前时，季明半羞愧半恼怒地说：“这回演习搞得太窝囊，真没想到二永在这节骨眼上换胶鞋！”

“他还想穿滑雪板呢！”

“滑雪板？他，他想飞？”

“他想争第一！”

俞斌把雪路上、篝火旁华二永的举止行动一一说给季明听，季明不由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二永的老毛病又犯了！我，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呢？”

“那，从前你为什么能看出来呢？”

“从前？”季明想起来了，自己刚当排长那时，有一天上山扛柴，四川新兵华二永紧跟慢赶，还是拉在大家后面了。自己热心地上去抢下他的柴禾，替他扛着，可是他仍没跟上。季明催促他：“倒快呀！”华二永却拐到一条小茅道去了。——这是啥问题呢？有人说，四川话把拐弯说成“倒拐”，二永可能把“倒快”听成“倒拐”了。季明细一琢磨，不象。

在俞斌的指点下，季明仔细地做了一番工作，跟华二永唠家史、谈理想，甚至向他学习四川方言，一来二去的两人处得很好。华二永这才告诉季明，那天扛柴下山掉了队，排长喊，大家看，觉得自己的小脸没处搁，就要起性子，装做把“倒快”听成了“倒拐”。

问题查到了根底，季明不但发现华二永有爱虚荣的毛病，而且看到自己带兵简单、毛躁。于是季明向华二永检查了自己的问题，并且勉励华二永说：“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，但只要有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努力干好革命工作，就是一个好战士！”打那以后华二永飞快进步了。

想起从前，季明说：“那时候，我是个新排长，缺经验，少办法，又时常碰钉子，一穷二白的形势逼着我学去，去问，去过细地工作呀。”

“是呀，一个人在困难面前，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的，并且也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去改变被动的局面。但在成绩面前，你却被荣誉蒙住了眼，看不到有问题的那一面。就象这堆篝火，眼下虽然烧得正旺，如果不及时添柴，就也有化为灰烬而熄灭的一面！季明啊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分为二。眼下，咱对连队形势的估计，对自己的估计，都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啊！”

“缺乏自知之明！”俞斌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季明从二永这面“镜子”里，不仅看到了全排的问题，更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；二永入团有一个多月，自己怎么一次也没找他谈话呢？最近有人形容三排是“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”，那么我

们把兄弟排放到哪里去了？还有我那个“添彩”……，一下子季明发现了，是“骄”字糊住了自己的双眼！

“指导员，我自满自足啦！”这句话季明说得热诚而又坦白。

俞斌两眼一亮，说：“骄兵必败呀！有了‘骄’字，有问题看不见问题，看见了问题找不出原因，找出了原因想不出克服的办法，想出了办法下不了改正的决心。同志，骄傲情绪可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障碍啊！”

俞斌的话字字句句都拨动着季明的心弦，热泪从他那圆睁睁的眼里扑簌簌滚了下来，滴在黑红的脸膛上。

见此情景，俞斌不山地暗道：“季明这次照镜子，照得好哇！”

季明猛地擦了一把眼睛，响亮地说道：“指导员，咱们现在就动手，发动群众找薄弱环节，提高我们继续革命觉悟！”

“对，在篝火正旺的时候添柴！”

四

第三天夜晚，天空浓云密布。月亮、星星都淹没在云海里了。在预定四小时潜伏时间快结束时，棉花桃般的大雪铺天盖地下了起来。不大工夫，大雪便把战士身体埋没了，只有微微翘起的脑袋还露在外头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，走着……，还有五分钟就该显示

情况了。季明队在那儿纹丝没动。俞斌试探地问道：“该显示情况吧？”

“指导员，再延长两个钟点行吗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指导员，我代表全排向你请求——请你亲自设置敌情吧！”

“好啊，季明主动‘加码’了！”俞斌心里一喜，紧紧握了握季明的手，表示赞同。

“潜伏要沉着，冲击要果敢！”俞斌叮嘱了两句，便走出指挥位置，朝“界河”走去。

大雪没断捻儿地下着，谷地里的树墩、塔头筏子同潜伏的队伍都一起被大雪漫平了。这当儿，如果有人动弹一下，准看得一清二楚。

短促的红光报警信号闪现了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季明的眼睛瞪得滴溜圆，隐隐约约见一个黑影越过了“界河”向谷地窜来，……好半天还是这一个黑影在谷地当央不进不退地摇晃着。观察员也没有再显示任何情况。季明思谋了一阵子，判定这是入侵“匪特”的尖兵。忽然那个黑影径直向阵地走来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急。再走五、六步，就要踩到潜伏战士的身上了！这节骨眼儿上，如果有谁沉不住气，战斗就得砸锅。这种紧迫的情况季明十分清楚，但今晚他却特别沉着。

也巧，那个“敌人”的尖兵奔华二永去了。三步、两步、一步，只听咣当一声，那“匪特”的人皮鞋踢到了华二永的枪

托上！暴露了？动手吧，只要一伸手，就能抓他个仰巴叉，这个老实的。但华二永明白，没有指挥员的命令，踩到脑袋上也不能动！他一寻思，这积雪下障碍物多着呢，也许他并没有发现自己，再听听动静。只见那个“匪特”尖兵扯着脖子“嗷嗷”学了两声山猫子叫，华二永提到嗓子眼的心，又放下了。

短促信号又亮了。季明看见三个“匪特”贴着南山根向谷地走来，不一会儿，又有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从北山角慢慢地爬了过来——这是调虎离山、声东击西啊！立时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跳入季明的脑袋，收拢月牙阵，把两侧“匪特”压到中央，然后扎口袋，前堵后截，一网打尽。

季明带着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形成了新的阵势，霎时间，只听得四面呼，八方喊，群山也助威似的一声吼叫：“杀——”！包围圈越缩越小，越扣越紧，象老鹰鹰照上了兔子，五个“匪特”全部落网。伏击演习以全歼入侵之“敌”，宣告胜利结束。

山坳里，出发前点燃的篝火燃成了红炭，俞斌添上一抱干柴，篝火伴随着劈劈剥剥的响声，重新燃烧起来了。各班战士都拿着干柴来引火种，霎时，山坳里火光相连，一片通亮。大伙儿围着篝火笑呀，跳呀，那情绪儿就象这篝火一样，烈焰腾空。三排继续革命的“篝火”，更加火红，更加旺盛了。

Lesson 2

杏黄时节

刘 报 华

芒种刚到，杏花岭生产队，满坡满沟杏树林的杏子，已是枝头累累，一片金黄了。圈在杏树林以内的麦田方，金波滚滚，随风荡漾，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。

这天傍晚，住在白云山下杏花岭，担任国防施工的解放军通信连，正在开支委扩大会，研究明天支援杏花岭生产队收割麦子的事。身材高大，英俊结实的连长高振山说：“做群众工作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本来是我们的本分，没想到在这个村，如今却成了‘难题’。今天下午，我和生产队长韩宝忠联系收麦任务，又碰了‘钉子’。他总说，部队为生产队安装电灯一连忙了三个星期日，明天又是星期日，说啥也该休息了。我只好说：‘好吧，既然你不答应，明天我们就休息。’说是这么说，可麦熟一响，龙口夺食的季节，我们能休息么？”说完，他拿眼睛扫了在座的人们一眼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指导员见他那高兴的样子，插嘴说：“是啊，群众

越是爱护我们，我们越应当谦虚、谨慎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我同意连长的意见，明天立即支援夏收。”“明天支援夏收问题不大，可这院里几十篮杏子，怎么处理呀？”战士支委、九班长提出了杏子的问题。

提起院里的杏子，连长想起了今天下午的情形，他一进三班房东三奶奶的院门，就听到三班长在屋里，隔着玻璃窗大喊大叫：“连长，快来呀，快来帮个忙！”起初，他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就大步流星地赶过去，正想推门进去，发现门锁着。这时，三班长扒着门缝，喊的更急了：“连长，连长！快给我们开门！”“门怎么锁上了？”连长莫名其妙地问。三班长忙解释：“是三奶奶锁上的，嫌我们不吃她的杏子。”“是啊，是我锁的，不把那篮杏子吃完，你们就甭想出来！”三奶奶又是疼爱，又是责怪地说。这时，她又提着一篮杏子，从她的里屋往外边走边说：“连长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给同志们带头吃几个！”连长一见三奶奶提着杏子奔他来，连忙说了一声“谢谢！”转身就走。他刚一出门，“咣当”一下，正好和要进门的指导员碰了个满怀，差点把鼻子碰破。连长笑着问他：“你是怎么啦？”指导员也笑着说：“咳！我到九班去，他们房东水燕正给他们送杏子，战士们不吃。水燕见我一去，要我带头吃几个，我赶忙走了。”连长听说也为这事，一拉指导员说：“走，看看去！”他们跑到街上，就见许多房东，有的篮子里提着杏子，有的盆里、碗里端着杏子，拉着战士们，一定要他们吃。战士们推的推，让的让，闹得满街好不热闹。他们觉得战士们这样也不见个办法，两人便折回连部，准备研究

一下“对策”。哪知一进连部门，他们房东妇女主任春霞，和九班的房东女基干民兵水燕等五个妇女，每人提着一满篮子杏儿，早在院里等他们了。水燕见他们一进门就叫起来：“来了，来了，我说他们要回来嘛！连长，指导员，这杏子该收下了吧？”说着，把篮子一举，递过来。其他的几个女同志也涌上来。连长、指导员急得一个劲儿往外推，说啥也不要，就这样你推我推，在春霞家院子里，闹腾起来。水燕见这样不行，灵机一动，把杏篮子往地上一放，回头就跑。当她刚跑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時候，就听到有人嚷嚷：“哎呀，死丫头！”接着就是哗啦啦一声响，原来急跑的水燕，正和进门的三奶奶，又碰了个满怀。三奶奶篮子里的杏子，一下撒了一地。水燕忙上前帮着捡杏子。这时，门外送杏子的人，一个个相跟而来，霎时，连部的院里，就挤满了人群，放满了杏篮子。连长、指导员拉住这个，跑了那个，最后，一个人影也不见了，院里剩下的是一篮子一篮子又大又黄的甜杏儿。……

连长听到九班长这个意见，觉得杏子的处理确实是个难题，于是叫大家讨论怎么办。这个说：“既然贫下中农把杏子送来了，一点不吃恐怕不行。”那个说：“吃是可以的，称称多少斤，吃了按市价付钱。”最后统一的意思是，贫下中农的心意收下，杏子还是退回去。但又一想，这家一篮，那家一筐，分不清是谁家的，可往哪里送啊？连长想了想，便把组织小分队，将杏子悄悄送到生产队部，让生产队给处理的办法，向大家讲了一遍，大家齐声说：“行！”支委会散后，几

十个人的小分队，每人提着两篮子杏子，由连长在头里带领，悄悄地往生产队部走去。这时，天已完全黑下来，但杏花岭生产队新安装的电灯，却照得家家通亮，路路通明。他们不声不响地走进队部的院里，见队部上屋亮着灯光，人声嘈杂地正在争论着什么。大家把篮子轻轻地往地上一放，正要往回走时，就听到生产队长韩宝忠铜钟般的声音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就这么定，明天就开镰，先割南坡底，完了再割杏花岭，最后收割后家崖。明天下地，不打钟，不吹号，大家听头通鸡叫就出发，注意‘保密’，记住了没有？”他把“保密”两个字，还说得特别重。“记住了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。“是啊，起床是得轻点，要把部队吵醒了，他们还能呆得住？明天说啥也得叫他们休息一下，机器转久了，还得揩油哩，别说是人。”连长一听，便知是他的房东妇女主任春霞。高连长他们为了不叫对方发现，没敢听完，把杏篮子放在院里，就悄悄地回来了。

二

雄鸡一声叫，春霞猛地醒来。她穿起衣服，来到外屋，见住在对面屋里的高连长他们，门关得严严的，她想：“是该多睡会儿，他们太疲劳了！”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到院里，只见满院月光铺地，亮得象白天。见到这空旷的院落，不由想起了昨天下午和晚上，杏子送来送去的情景。又由杏子的丰收，想起了解放军帮助他们兴修水利的情形，

去年春天，通信连施工刚住到他们村，那时，天不下雨，满地红，热辣辣象蒸笼，麦子干得叶儿黄，棉花到粥不能种。通信连停止了施工，全力以赴，投入了抗旱。部队和社员一起担水点种，全村六眼井，每天担得见井底。就这样突击了五天，二百多亩旱地庄稼全部种上。更使她难忘的，是高连长带领战士上白云山，进“青龙洞”探水源。由于洞里缺氧，高连长找到水源便昏倒了。可是，水源终于找到了，“青龙泉”为人民所用了，全村的一千多亩地从此都成了水浇地。所以，这二年庄稼连年丰收。就连那老杏树，因喝足了“青龙泉”水，也返老还童了。棵棵枝叶茂盛，碧绿成荫，杏子压满枝头。

春霞想起了这一切，心潮滚滚，无比激动，她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解放军同志，说什么你们也得休息一天啦！”她轻轻地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，又轻轻地走出了家门。向西走了不远，就碰上了要下地的姑娘水燕。她们一块往前走了几步，就来到了三奶奶门前。三奶奶正手拿镰刀走出院门，春霞问：“三奶奶下地？”“嘘——小声点！”春霞疑惑地问：“三奶奶怎么啦？”“怎么啦？还不是怕惊醒了‘当家的’么！”三奶奶小声但又欢快地说。“嘘！——”春霞象是明白了，可又不十分明白，便问道：“你们家的战士们没有醒吧？”“没醒，没醒，他们关着门睡得正香呢！”“我们家的九班也还在关着门睡哩！”机灵的水燕，把两条短辫向后再一甩，插嘴说了这么一句。她们几个人边走边说，好不高兴！走到半路，春霞又提出了刚才没弄清的问题儿，“三奶奶，‘当家的’是

怎么回事？”“你还没闹明白呀？”爱说爱道的水燕把话接过来，象放机枪一样有声有色地说，“三奶奶不是一个人嘛，同志们什么活都帮她干。烧水、做饭、推碾子、磨面、打羊草、出猪圈、堵鸡窝、拾鸡蛋、上场分粮食、下地种自留园，嘿，就连喂小鸡人家还管着呢！”“是的，是的。”三奶奶赶忙出来作证，“那是去年麦收时的事，我买了二十个小鸡，早晨在院里喂饱后，吃饭就下地去了。到了地里，想起小鸡没弄到窝里挂起来，为这事回家吧，怕耽误生产，不回去吧，又怕狗儿猫儿给吃了。一上午，心里七上八下。中午下工，我到家一看，噢，你们猜怎么着？”三奶奶说着回过头来故意让她俩猜。“怎么着？”春霞问。“小鸡燕子好好地挂在房梁上啦！”水燕接过来，说：“那是你记错了吧。”“没错，没错。”三奶奶咯咯地笑起来，直笑得前俯后仰，差点摔倒。“是高连长帮着把小鸡放到窝里，又挂到梁上去的。”三奶奶得意非常地说。“高连长？”春霞、水燕几乎同时在发问。“对，就是他。”三奶奶继续说，“他进‘青龙洞’探水源昏过去，不是送医院了么？应当治疗半个月，他三天头上就跑回来了，想在我家的三班蹲点，他一进门，见院子里跑着一群小鸡，心细的高连长怕猫儿把小鸡吃了，就给我一个个捉到窝里，挂了起来。”春霞听了后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高连长就是这么个人，要说猛，赛武松，要说细，强过大闺女，真是个好入哪！”“好入是个好人，昨天送杏子可把我气坏了，要不是给他们放下篮子跑了，他们还不收！”水燕又得意，又有点怨气地说。“是啊，这回，他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！哈哈！”性格开朗的

三奶奶，又放声笑了起来。水燕也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咱们昨天那么做，最大的好处是杏篮子混在一起，他们分不清哪个是哪家的，根本没法退。哈哈！”水燕也象三奶奶一样大笑起来。一提杏子，春霞不由地想起了昨天晚上，杏子又出现在生产队院子的情景，于是说：“别笑了，杏子人家根本一个也没吃，又给咱送到生产队都去了！”“啊！这怎么能行呢？”水燕象小孩子似地嚷了起来。三奶奶刚才欢快的心情，顿时又沉重起来，她焦躁不安地说：“春霞啊，你们当干部，可得有个主心骨哇，他们不吃，咱们贫下中农的心里不乐意啊！”春霞听三奶奶这么一说，就下保证似地说：“三奶奶，这事你放心，昨晚宝忠安排了，派好几个人，专门给部队送杏子，明天一早，他们就挨家挨户，凡部队住的家，要求都送到。”三奶奶和水燕一听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就这样她们三个有说有笑，不觉来到南坡底的麦田。麦田里，社员们的歌声、笑声和镰刀“嚓嚓”声连成一片，麦捆子一堆一堆，黎明前望去，就象一座座小山。春霞把袖子一卷，回头对三奶奶和水燕说了一声“干！”三个人便跳下麦田，挥开了镰刀。

三

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，南坡底二十亩麦子已经割完了，大家正坐下来休息，只见一个担任护秋的民兵慌慌忙忙地跑来，见了队长韩宝忠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队长，出了事了，村北杏花岭二十亩麦子一夜全不见了！”那民兵说这

话时，脸涨得发红，急得直喘粗气。韩宝忠一听一夜丢了二十亩麦子，感到确实是个大事。但又转念，这麦子什么人把它割走了呢？这时，去年麦收各个民兵排晚上偷偷地起来做好事，还不告诉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，于是他又严肃、又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自个儿坦白，昨晚上谁们又不守纪律，起来割麦了？”大家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作声。他点了点割麦的人数，除去另有任务的外，也都在场。他自语道：“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大家议论纷纷，说啥的也有。队长韩宝忠说：“别乱叨叨了，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。走，到现场看看。”说完，带领几个人，直奔村北杏花岭麦地而来。来到麦地一看，果然麦子被割走，地上的麦子也拾得干干净净。这究竟是咋搞的？正在大家十分纳闷的时候，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呼喊声，“队长，麦子找到了，都在咱们的打谷场上垛着呢！”等这个女同志跑到跟前，大家一看是水燕。原来她说丢了麦子，而且是二十亩麦子一块丢，觉得里边必有文章。于是当宝忠他们顺大路来杏花岭麦地时，她却绕道跑到村里打谷场上，一看，果然有堆很大的新割的麦垛，在那里垛得整整齐齐。究竟是谁割的？水燕琢磨不透。听她一说，大家也都感到惊奇。正在大家猜测不一，议论不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杏花岭北山坡，有嘹亮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歌声。这歌声由远及近，是那樣的清新、洪亮而动听。虽然歌声不远，但由于郁郁葱葱的杏树林遮挡，所以只闻歌声，不见其人。歌声越来越响，寻找割麦人的男女社员，听着这悦耳的歌声，个个精神振奋，

找到杏花岭，一看，你们把麦子割完运走了。我们就在后边追，追到后家崖，还是不见你们的影子。我们说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杏子送不到解放军手里，决不要休。一迈腿，又追下山坡，幸亏和你们在这儿相遇，要不然，我们还不知找到什么时候呢！”说着，他笑嘻嘻地把杏子捧起来，就往高连长手里递。这时其他送杏子的和在场的社员们都一齐下手捧杏子，硬往战士们手里塞。高连长见贫下中农为了送杏子，费了这么多心，十分感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贫下中农这样关心爱护我们，这次杏子大家要吃，一定得吃！不过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把眼神转向了队长韩宝忠，一边瞅着韩队长，一边说：“这回的杏子，我们接受下来，以后照价付款，你可不能不答应啊！这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的呀！”

此时，朝阳火红，霞光满天。彩霞照在远处金波滚滚的麦田上，照在近处碧绿如海的杏树林，照在战士和社员的笑脸上，照在正在高叫的布谷鸟身上。整个大自然，就象一个大花园，显得更加瑰丽，分外妖娆！

不由抬头仰视前方，在那半山坡绿海一般的杏林中，有时隐约可见金黄的麦堆在向他们移动，麦堆摇来摆去，看着就象一个个朝下滚动的小山。小山越移越近，忽然，在小山的上边，闪出一点红，那点红，在社员的眼睛中越来越鲜明。这点红，不是别的，正是解放军战士头上的帽徽。走在战士们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，不正是连长高振山么？社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。当部队来到跟前，只见干部、战士的脸上流着汗水，衣服和帽子都湿透了。水燕见解放军战士当中，她们家住的九班也都来了，她又吃惊又纳闷地大声问：“高连长，你们夜间不是都关着门睡觉了吗？什么時候下的地？”高连长对她笑着说：“这个啊，不能说，正象你们韩队长讲的，得‘保密’！”逗得大家轰地都笑起来。这时韩队长上前紧紧地握住高连长的手，连喊：“老高！老高！……”满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儿，可嗓子眼里就象被什么塞住似的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这个从小给地主扛长活，挨打受骂，不知流泪是啥滋味的硬汉子，如今眼里却闪着晶莹的泪花。

“高连长！可找到你们了！”一声喊叫，又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北山坡，只见在连长他们运麦来的路上，一闪又飞下五、六个人来。他们每个人都挑着两大筐杏子，急步如飞地来到跟前，把杏子一放，为首的一个，一边擦头上的汗水，一边说：“高连长，你们叫我们找得好苦啊！昨晚，按韩队长的布置，叫我们一清早，把你们送到生产队部去的杏子，再送到你们手中。哪知早晨到你们住家，家家屋里不见人，我们想，你们准是瞒着我们，下地割麦子了。从村里

Lesson 3

“绿旋风”新传

古 华

春风带着喜讯，吹遍了水寨山村，告诉公社的社员们：县机动插秧机操作表演现场会，眼下正锣鼓喧天，人如潮涌。在一丘五亩见方的水田四周，田埂上里三层外三层，挤满了全县各社队的代表。田里，现今摆着个钢筋铁骨的稀奇家伙——东风二型水稻插秧机！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盯着它？谁都要亲眼看看，看看这千古以来的第一次用机器插秧，到底怎么个插法！

就在这时，一个头发花白、粗壮结实的老汉，背着个斗笠，提着盏马灯，从站在密密麻麻的田埂外边挤了进来。他双手拨着人群，侧着身子直往里钻，嘴里不住地叨念着：“同志们喂，请让让！让我靠里边站站！”大家见他一身风尘仆仆，衣襟和裤腿全被露水打湿，就不约而同地给他让出块人宽的地方来。看得出来，这老汉是连夜赶了远路，专程来参观这插秧机表演的啊！

插秧机“突突突”的正要开动，现场会的负责人高扬着双手，说：“同志们！表演马上开始。现场需要两个装秧手，请自动报名上来两个！这技术很简单，每人负责把秧苗填满六个送秧盒，做到整齐利落，不空兜就行！”

“我来！”“我算一个！”“我能装秧！”顿时，田埂上喊声一片，人人都要争着上场。亲手参加栽插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厢绿秧，谁个不乐？谁个不手痒？倒是那头发花白的老汉，不声不响的草鞋一脱，紧了紧束腰的白汗帕，卷起裤脚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下田，哗哗地踩得一路水花飞溅，就跨上了插秧机板，拍拍胸膛对插秧机手说：“装秧我算一个！”另一个抢先上来的是个姑娘。插秧机手又耐心地将注意事项向她们交待了一遍。于是，各就各位，机器欢叫着，开动了。一呼啦，水平如镜的稻田里顿时涟漪荡漾，鳞波闪闪，一溜十二行嫩绿的秧苗，旋风一般随着飞轮的滚动，插下来，铺开来，兜兜匀正，行行齐崭……人挤着人，头挨着头，互相推着碰着，笑着嚷着，前面一排的被挤下了水，田埂上的一个个被溅上了满身满脸的泥星。可是谁还顾得上这些？谁还分辨得出来，在这沸沸扬扬的欢乐气氛中，哪是鼓，哪是锣，哪是机器响，哪是人欢笑！

机器插了一厢又一厢，绿色锦绣浪卷波翻。右边的装秧手已经换了好几次，只有那头发花白的老汉，不管大家怎么高声叫喊，催他下来，他总是得意地哑哑嘴点点头：“莫急莫慌，让我再来一圈！”直到现场会的负责人握住他的手：“老同志，新鲜事物嘛，大家都试试，都尝尝！”老汉才依依不

舍地拍拍机板，摸摸秧箱，两腿泥水一头汗，上了田埂，上了田埂，冲着他周围的人说：

“又是一场革命哪，今天用上了机器插田！我们这些作田的里手，栽秧的干将，都得加快脚步朝前赶！”

老汉说着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，满脸泛出红光，浑身喜气洋洋，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笑得腮巴上的黄胡子一根根抖了起来，神色刚毅的眼睛里滚出几颗晶莹的泪珠来！接着，他便拎起衣服，提着马灯，挤出人群，脚也没洗，鞋也没穿，头也不回的走了！

大家不禁要问，这老汉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他今天为什么高兴成这副模样？还有，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当，又走得如此匆忙？唯恐耽误了这一时半晌的大好春光！这里，只说他回到生产队，说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，有分教：

狮子林下“小洞庭”，

一湖绿水一湖金！

二

老汉姓周名兴，是狮子林生产队的贫协组长，方圆百里远近有名的插秧能手，人称“绿旋风”。这“旋风”二字，是说他从小练就了一手拔秧栽田的绝招，手艺好生了得，一般快手插田，都是左手分秧右手插；而周兴老汉却能左右开弓，左手分秧右手插，右手分秧左手栽，轮番往返，快疾如风！一眨眼工夫，手下便能秧苗成行，绿茵一片……更难得的是，

他虽说年过半百，却还腰直腿硬，精神饱满，有一股为革命为集体冲锋陷阵不服老的干劲。他认清看准了的事，一鼓作干劲干起来，可就风吹不住手，浪打不回头！

“嗨嗨！得跟老子打个招呼！”

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。他第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九五五年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。村里有个富裕中农名叫王得福，看着耕牛、土地、农具入社不放心，暗地里想方设法保留土地证。周兴老爹一见恼了火，连忙跑去找着他，大声开导说：“老兄，你得跟单干老子打个招呼！集体化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，我们贫下中农走定了，谁也不能存二心！你还想走伤天害理搞剥削发家的老路，绝对走不通！你必须死了这个心！……”这以后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干了见不得人、对不起国家、对不起集体的事，老爹就要大喝一声：“老弟！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！大伙都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，你还能存着私字要姓‘资’？”

于是，久而久之，老爹的这句口头禅，慢慢的被队上干部、社员引伸开去，广泛应用，“老产量”啦，“老措施”啦，“老习惯”啦，“老后进”啦，……都说得打个招呼。当然喽，这些都引伸得对，也有引伸得不对的。应当怎么个引伸法？这些都是后话。

再说周兴老爹有个儿子名叫周喜农，是个中学毕业生，当着生产队的会计，为革命种田每日里起早贪晚的吃苦在前，挑重担在先，年头年尾没有片刻的松闲，很受队里贫下中农的赞赏。会计是生产队的内当家，队长的左右手，这些年

